

石達開大敗曾國藩

王成聖

——六談石達開

太平天國起義金田，破三湘，定皖贛，建都金陵，廣西是它的老巢，湘鄂皖贛四省是它的根據地，然而破太平軍，滅洪氏王朝的，偏偏是所謂的湘軍與淮軍。湘軍、淮軍俱由湖南、安徽兩地招募鄉勇，編組而成。在自己的根據地裏，被當地的老百姓揭竿而起，將百萬大軍各別擊破，歸於消滅，寧非天大的笑話？

為什麼會造成這種不可思議的怪現象，正由於石達開領軍遠征，由皖入贛，轉戰浙閩，然後穿過湘南，長驅入桂，北上黔川，他把安徽、湖南這兩大塊地盤，幾於全部讓了出來，因而遂使曾左李胡，得心應手，苦戰成功，成了他們中興清室的千秋英名。

這是清朝和太平天國存亡絕續的最大關鍵。其實，曾國藩原是石達開手下的敗將，而且，一敗再敗，幾度瀕於自殺。

曾國藩一生怕鷄毛

湘軍之始，始於曾國藩在咸豐二年編組的勇營。

清太祖努爾哈赤，以十三副祖先的遺甲建軍，創八旗營制，每旗各設都統，兼管軍民兩政，

因此，我們可以說滿人是兵民合一，舉國皆兵，兵源永遠不虞匱乏的，然而，自從滿人入關，定鼎中原，八旗兵分佈全國，劃地為營，小孩生下地便領半餉，滿七歲發全餉，一個月三、四兩銀子，一年還有四十八擔米，生活優裕，又以統治者自居，驕狂恣放，作威作福，漸漸的耽于享受，游手好閑，壯志雄心消磨盡了，連體能都打了折扣，漢人同化、征服異族是最有耐性的，慢慢的走着瞧，此所以太平軍義旗一舉，所向披靡，清廷惶惶然的發現，承平兩百來年，全國已無可用之兵。——因為待遇菲薄，弊端百出的漢人綠營，腐化的程度，比旗營更為糟糕！

曾國藩可謂「耕讀傳家」的標準產兒，滿腦子只有忠君愛國的思想，一輩子都過勤儉樸素的生活，他是中國農村智識份子的典型，當他率領湘軍轉戰數省，統籌全局，消滅了太平天國，扭轉乾坤，力挽狂瀾，握有全國最強大的兵力，他要是稍有民族思想，倒戈相向，直搗北京，清廷根本無法抗禦，因此，他的湖南老鄉，撰「湘軍志」的王運圖（壬秋）在他的幕中，有一天跟他接席密談，諷示他為什麼不能「取彼虜而代之」，他竟吓得不敢開腔，直在以指畫字，後來親侍奏

近桌面一看，看見他所寫的，全是一個「妄」字。由此可見，曾國藩的心目之中，決無「華夏之防」的種族觀念，他所有的祇是「地維所賴以立，天柱所賴以尊」的「君，天也」偏狹國家思想，他一味「効勞朝廷，忠君報清」，不過是為了爭取異族皇帝給予他的高官厚爵，地位和利益，宜乎國父孫中山先生在太平天國戰史序中斥他為「不明春秋大義」、「漢子孫不肖」。（註）

清代神官野史，處於清廷淫威之下，對「偉烈豐功、碩德重望」的曾文正公，當然不敢妄置微詞，不過，心懷不滿，跟他開開頑笑的，確實所在多有。由於曾國藩平素莫名其妙的最怕鷄毛，偏又愛吃雞肉，尤其他身上遍體長癬，每天早晨起床，床中必有癬皮一堆，所以，傳說曾國藩是巨蟒轉世的。

這個說法雖涉及迷信，却是並非全無根據，譬如說愛吃鷄，怕鷄毛，都是事實。當時，緊急公文，信封口都黏有鷄毛，俗有「鷄毛令箭」之稱，曾國藩一生，見了這種文書，總是不敢親自開拆。曾國藩死前的一年（同治十年，公元一八七一，辛未），他到上海閱兵，閱兵臺上供張齊備，侍衛先來檢查，瞥見曾國藩的座位後面有鷄毛

帶子，大駭，立刻吩咐取去藏過，「隨園隨筆」上載云：「焚鷄毛，修蛇巨虺，聞氣即死，蛟蜃之類，亦畏此氣。」曾國藩怕鷄毛確實是一件難以解釋的事。

曾國藩的姻親道臺郭階（慕徐），曾經向人透露一項秘聞，他說曾國藩的老後園，有一棵古樹，樹神是一條巨蟒，怕鷄毛，蟬如鱗，樹有神，三件異事湊合在一起，好事者因循附會，便有了曾國藩是巨蟒投胎的傳說。

督練湘軍一敗再敗

道光七年（公元一八二七），曾國藩二十二歲，跟他繼父入縣學，四十二歲的爸爸曾麟書（字竹亭，這位老先生一共考過十七次童生），一道應試，得了備取廩生，二十三歲中秀才，結婚，二十四歲中舉，然後「愛好詩文，行為浪漫，固翩翩風流之才也」。

一連兩次進京會試，落第，到二十八歲才中三甲第四十二名，賜同進士出身，朝考，改翰林院庶吉士。從道光二十年（公元一八四〇）到咸豐二年（公元一八五二），他在北京做了十二年的官，凡七遷，歷任五部，禮、工、兵、刑、吏部都當過左侍郎或右侍郎，四十二歲時調任江西正考官，赴任途中，他母親汪氏夫人死了，奔喪回籍，丁憂在家。

時在咸豐二年（公元一八五二），十二月十三日，他接到湖南巡撫張亮基傳來的聖旨：「令其幫同辦理本省團練鄉民搜查土匪諸事」，因為這是一紙「通令」，清廷因太平軍由湘入鄂，大起恐慌，「乃令各省在籍大員舉辦團練」，所以

，當初他還草疏懇請在家終制，推脫了事。

但是，十二月初四武昌失守，張巡撫懇請他出山，七弟曾國荃和好友郭嵩燾又極力慫恿，他才為之心動，撕去疏稿，因此，曾國藩當年辦團練的原意，只在於「保護桑梓，搜剿土匪。」他何曾有「中興清室，澄清天下」的大志？

他到長沙「督辦街團，清查保甲」，成立「審案局」，定下三等刑法：（一）斬，（二）杖斃，（三）鞭責。一百天之內，他竟殺了本地和各邑捕送的「匪」與「巨奸大慝」兩百餘人，一時謗怨四起，同僚側目，大家給他取個綽號，叫「曾雞頭」。

咸豐三年正月，張亮基轉鄂督，四月，駱秉章繼湘撫，曾國藩和「如鄉里老儒，粥粥無能」的駱秉章，頗能合作，這時候他已練了四千團勇，從此，他開始將隊伍開出長沙「剿匪」，八月初四，綠營兵（正式陸軍）和湘勇發生衝突，亂兵衝進曾國藩的公館，殺了他的親隨，差點傷到他本人，曾國藩又驚又怒，把他的隊伍帶到衡陽，「息事寧人，以避其鋒。」

既出汝口辦與朕看

當年十一月，安徽、湖北兩路告急，清廷屢次詔令曾國藩出兵援助，他正因為「長江千里，戰船實為急務」，大練其水師，拒不應命，清廷再催，他便再推，一直推到咸豐三年十二月，曾國藩奏陳鄂、湘、皖、贛四省合防之道，兼籌以堵為剿之策，咸豐皇帝光了火，發下一紙硃批，狠狠的罵了一頓：

「……朕知汝尚能激發天良，故特命汝赴援，以濟燃眉。今觀汝奏，直以數省軍務一身克當，

。試問汝之才能乎否乎？平時漫自矜詡，以為無出己之右者，及至臨事果能盡符其言甚好，若稍涉張皇，豈不貽笑天下？……言既出汝口，必須盡如所言，辦與朕看！」

這是曾國藩一生一世，凍於「天威可畏」，遇事「恭慎謙抑」，戒慎戒懼，唯恐「身敗名裂」的由來。

咸豐四年正月中旬奉到這道「聖旨」，二十六日便出兵了，湘軍水陸兩師，陸師十五營，帶走了十三個。水師十營，戰船二百四，坐船二百三，共四百七十號，全部帶走。水陸兩師全軍人數，官兵夫役在內，共是一萬七千餘人。

二月初一，太平軍石貞祥（翼王石達開的堂兄弟）、林紹璋陷岳州，佔湘陰、寧鄉，企圖包圍長沙，曾國藩的湘軍，以巨獅搏兔之勢，全部出動迎擊，石林二將因為眾寡懸殊，兵力不敵，引師北退，曾國藩初度出陣，也不敢追。

揮師緊蹙其後，步步推展，到了岳州，方擬捷報，洞庭湖中北風大作，波浪一起，船勇慌張無計，不善駕駛。戰船輻重，漂走沉沒二十四艘，撞損撞毀的多達數十號，出師不利，不戰自亂，兵勇溺斃無算。

石貞祥、林紹璋跑回蒲圻搬兵，接下來便大舉反攻，二月初七，兩軍鏖戰於羊樓司，石、林擊敗湘軍王鑫，王鑫退岳州，太平軍連敗楊名聲、鄒壽璋和曾國藩的八弟曾國葆等各營，岳州又入石、林之手，曾國藩親自帶了砲船來援，又吃敗仗，潰逃死傷大半。石、林乘勝直追，包圍長沙，湘軍情勢危殆，曾國藩求救於正規軍，飛檄胡林翼、塔齊布兩軍來救。

塔齊布、周鳳山、江忠淑等軍趕來，攻湘潭，林紹璋出城迎戰，他本是個「無大本領」的，敵不過塔齊布馳馬陷陣，誓死不退，於是乎大敗，退守城內。這一仗是二月二十九日塔齊布得勝，會國藩在三月二日得到消息，派水師來「助陣」，三月初五林紹璋被迫放棄湘潭，由靖港、澧陵兩路退江西，石達開立即將他革職，久不起用。湘軍「打」了太平軍金田起義以來，第一次大勝仗，士氣為之一振。

這次勝仗，會國藩不但沒有撈到功勞，反而肇致水師大敗，自己則險乎送了性命，原來，當那位被塔齊布（不是湘軍）打败的林紹璋，分兵靖港、澧陵兩路，退回江西之前。會國藩為解長沙之圍盡出水師十營，三月初二，他自己帶了戰艦四十號，兵勇八百人，全師襲擊靖港，天亮時，他將砲船直逼敵營，堪憐他書生之勇，既不識天文，又不知地理，被太平軍發砲轟擊，水滿風大，會國藩的砲船無法後退，便停在江中挨轟，一時桅檣飛滅，哭聲震天，船沉勇死不計其數，會國藩急切無奈，忙命兵士上岸，用纜繩拉舢，把船拖走。却被太平軍駛出二百多條小划子，順風疾駛，將纜繩一一斬斷，然後往攻砲船，會國藩的水師大亂，四十艘砲船，不是被焚，便是被掠。

正在危急萬分，陸路湘軍趕來支援，會國藩一見，不由大喜，但當湘軍逼近靖港，太平軍大聲鼓噪，一擁而出，湘軍居然不敢迎敵，回頭便跑，大軍潰退，爭渡預先搭好的浮橋。載重過量，浮橋斷了，光是溺死的將士，即達一百多人。

無面目見三湘父老

會國藩站在岸上，額狀羞憤沮喪，痛心疾首，當時他眞的「無面目見三湘父老」，不想活了，拙作「五談石達開」中所記以「仗劍督陣，過旗便斬，結果是將士份份逃旗而逃」，以及他兩度投水自殺，被屬員章壽麟救起，便是這次慘敗中的事情。

會國藩往攻靖港的水陸兩師，幾乎全軍盡墨，他鎩羽而歸，沒臉進城，住在長沙南門外高峯寺。長沙人對他印象本來不好，經此大敗，市井小人訕笑詬辱者有之，通省官紳鄙夷參罷者亦有之。會國藩半年心血，毀於一旦，尤其得不到同情與諒解，心灰意懶，懊惱羞愧，他決心自殺，在妙高峯上寫好了遺疏（給皇帝的）和遺囑（給家人朋友的），洋洋洒洒，凡兩千餘言，並且密令他家老八會國葆，先到市上去買好棺材，他便準備在初五的晚上自殺了。

眞是「千古艱難唯一死」，便在那日晚上塔齊布他們攻克湘潭的捷報到了，會國藩方始轉悲爲喜，決定不死了，留此有用之身，復興湘軍，重整行伍，再往清廷効犬馬之勞。

湘潭全勝，靖港大敗，由駱秉章、鮑起豹（湖南提督）和會國藩會奏經過，請獎敘立功將士，會國藩則專起一個摺子，痛陳自己的其謬一也、二也、三也，最後他沉痛萬分，深切自疚的說：

「臣整軍東下，本思疾驅出境，乃該逆（太平軍中被忠王李秀成指爲「無大本領」，隨後即被石達開革退的林紹璋）大舉南犯，臣師屢挫，

鄂省危急，不能速援，江面賊氛，不能迅掃，大負聖主盼望殷切之意，請將臣交部從重治罪。」咸豐皇帝實在是對會國藩印象太壞，聖旨下來，甩手便是幾巴掌，擱得會國藩好不傷心難過，——答覆他「自請交部從重治罪」的專摺，咸豐皇帝說：

「此奏太不明白！豈已昏瞶耶？汝罪固大，總須聽朕處分。豈有自定一摺問之罪？殊覺可笑！想汝是時心操如懸旌，漫無定見也！」

嘻笑怒罵，無所不至！做這種滿清主子的忠僕，未免太不值得。

這還是第一記耳光。

第二記耳光，會國藩本來不居官常，義務練兵「剿匪」，咸豐無法出氣，竟褫奪了他的禮部侍郎前職，「責成其戴罪剿賊」。

第三記耳光，則將他過去一力保舉的撫標中軍參將滿人塔齊布，賞總兵銜巴圖魯名號，超拔爲署理提督，統轄全省水陸各營。塔齊布當了大帥，反過來要指揮會國藩了。原任湖南提督鮑起豹「株守無能」，不帶兵打仗，只曉得「會銜入奏」，咸豐皇帝把他革了職。

初捷奏報攻克武昌

會國藩仍不死心，忍辱負重，再接再厲是他的長處，他大敗之餘，埋頭再募兵練兵，原來的老湘軍只剩了四千餘人，他陸續增至水陸兩師二萬餘衆，一面修造舟師，配備器械，塔齊布感恩知己，並不以會國藩頂頭上司自居，衷心合作，盡力協助，咸豐四年六月中旬，會國藩再揮水陸二師北上，發動湘軍的第二次攻勢，曾文正已非

當日之吳下阿蒙了。

七月初一，湘軍水師「總統」褚汝航克復岳州，太平軍將秋官又正丞相曾天養反攻，大敗。初六和十四再反攻，又遭敗績。會國藩沾沾自喜，得意洋洋，七月十五他又親自出陣，率升用道李孟羣，總兵陳輝龍兩支粵桂水師，自長沙抵岳州，次日在南風大作中出隊攻打白螺磯。

曾天養帶幾艘小船來誘敵，陳輝龍拼命的往前追，大船攔淺，動彈不得，於是陷入包圍，曾天養埋伏的戰船齊出，陳輝龍陣亡，水師「總統」褚汝航，同知夏鑾，千總何若澄急駛救援，結果這三員大將全部受傷落水而死，陳輝龍全營覆沒，褚汝航等也損失了二十多條戰船，官兵弁勇陣亡好幾百人。——人家打得好好的，會國藩一上來便損兵折將，而且空前慘重，他使褚汝航送了命，把他克服岳州，三次小挫曾天養的汗馬功勞，就這麼一下為之一筆勾銷。

幸虧塔齊布在十八日揮軍襲營，六十多歲的太平軍老將曾天養單槍匹馬，衝入清陣，刺傷塔齊布的座騎後，被塔齊布的戈什哈黃明魁反手一矛刺落馬下，湘勇一擁而上，將他亂刀殺死。——塔齊布這一回又沖淡了會國藩水師大敗的罪過。

稍後，湘軍將領羅澤南勇略兼備，脫穎而出，他跟塔齊布、周鳳山三路會攻進攻高橋獲勝，連破太平軍營盤十三座，湖南全省肅清，湘軍北上，太平軍勇將韋俊，石鎮嵩（石達開的侄兒），石貞祥、萬象汾節節失利，閏七月十一日，會國藩的水師和荊州將軍官文的部隊會師，十二日，他下令進攻當他靖港大敗，埋頭整軍時期，被

太平軍攻下的武昌城。

守武昌的太平軍將領是「殿右三十檢點」陳玉成，因為眼皮上有兩塊疤，綽號「四眼狗」，當時他才十八歲，攻武昌時即以他首先登城，十八歲的少年郎，統帶後十三軍和水營前四軍，獨當方面，威鎮華中，太平軍中少年英雄何其多也。

湘軍聯合了荊州軍，人多勢衆，礮利船堅，陳玉成、和國宗提督軍務石鳳魁（石達開的兄弟），地官副丞相黃再興孤立無援，只好在八月二十三日棄城退守蕪黃，同時，丞相陸光祖退出漢陽，圍城一個月另十一日，會國藩總算揚眉吐氣，壯「志」得酬了，他收復武漢，咸豐皇帝龍顏大悅，苦戰數月這才賞了他的官，廷旨下，賞會國藩二品頂戴，署理湖北巡撫，塔齊布則更上層「樓」，賞穿黃馬褂，及騎都尉世職。可憐那時候會國藩以母喪猶未除服，唯恐「得罪名教，見譏宗族」，賞了官職他還不敢接受。於是咸豐改賞「兵部侍郎銜」，辦理軍務。

東下九江搗戰翼王

武漢一克，湘軍聲威如日中天，光芒萬丈，會國藩躊躇滿志，便想利用這一股銳氣，一舉而下九江湖口，然後進薄太平軍重鎮，西征軍主帥翼王石達開帥府所在的安慶。當湘軍成旅，屢敗屢戰，會國藩、塔齊布加上官文，他們的對手不過是翼王麾下的前部將校（守武昌的太平軍主將也不過在石達開帳中初露頭角，十八歲的陳玉成

），現在，會國藩想登堂入室，揮師搗戰，跟太平軍的電帥一試身手，較量一番了。

却是石達開仍不親自出陣，他用燕王秦日綱在田家鎮督師，以大將石鳳魁（石達開的兄弟），地官副丞相黃再興為左右兩翼，沿江岸佈防，檢點陳玉成為前路，守蕪州最前線。」

從九月初九打到九月十九，陳玉成在蕪州損了三十幾條戰船，與國州、大冶城相繼失陷，湘軍彷彿銳不可當，但是他們的殘忍更令太平軍「神」人共憤；——他們捉到俘虜，先把兩眼挖掉，然後凌遲，也就是千刀萬剮細割的處死。

東王楊秀清倒行逆施，很不應該，他在前線吃緊萬分之際，作威作福，將大將石鳳魁、黃再興召回天京，以失武漢的罪名伏誅，石達開無可奈何，只好趕派國宗韋俊、石鎮嵩、韋以德等赴援田家鎮。

二十九日蕪州江面大戰，陳玉成先勝。彭玉慶、楊載福等七營水師力戰不退，湘軍虎將四川人鮑超當時還是一名哨官，在這一仗中奮勇無比，初試啼聲。太平軍勝而後敗，損失戰船一百十餘艘，這以後從十月初一打到初十，陳玉成勢不能敵，退回蕪州守城。與此同時，秦日綱在南岸半壁山苦戰塔齊布，也是先勝後敗，死傷數千，退回田家鎮去了。

國宗韋俊、石鎮嵩、韋以德奉翼王之命，匆匆自蕪湖趕來，會合秦日綱，反攻半壁山，但是湘軍精銳全出，羅澤南、塔齊布兩軍拼死抵住，石鎮嵩、韋以德陣亡，太平軍又是一次大敗，陣亡千餘，溺斃數百，所有將士帶傷的十居八九。

情勢丕然一變，初十，太平軍退出蕪州，湘軍水陸兼程追擊，直到富池口。這一仗，太平軍舟師被焚四千餘號（包括小船、舢板在內），百

里之外，都看得見烈燄騰霄，火光燭天。

太平軍退出了湖北，多一半的原因是東王越級指揮，陣前易將，殺了石鳳魁和黃再興，使田家鎮中央陣線，被羅澤南、塔齊布突破，翼王馬失前蹄，倉卒間竟無法補救。十九日以後，彭玉璽的水師，塔齊布的陸隊，奉會國藩之命，乘勝急追，一時九江要隘，險象環生，幸虧石達開急調正在江西饒州徵糧的冬官正丞相羅大綱，將兵一萬，星夜趕到九江對岸的小池口。十九日那一天，會國藩到了田家鎮，此公技癢，又來親自指揮。

翼王出馬一戰成功

二十五日展開前哨戰，湘軍水師李孟羣攻小池口，羅大綱小敗，次日李孟羣增兵三營，再戰，起先互有勝負，石達開從安慶遣一支軍來助陣，不援羅大綱，出擊小池口外清朝贛軍總兵多隆阿，把他的營盤全部燒燬，解了小池口之圍，使會國藩又敗一仗。

石達開命秦日綱、羅大綱、韋俊、陳玉成等，在九江北岸集中兵力，因為他早已料定了湘軍必自北面來攻。十一月初一，羅澤南、塔齊布、周鳳山分三路向黃梅殺來，太平軍也分三路迎敵，很可惜，湘軍士氣正旺，衝鋒搏殺，前仆後繼，太平軍又敗，折了三千多人，大河埔的營盤，也摧毀了五座。

黃梅外圍一敗，湘軍翌日攻城，這一場戰事打得異常激烈，湘軍主將塔齊布受傷，守備王映珍陣亡，打到最後，湘軍越戰越勇，秦日綱等不支，棄城退守安徽的宿松，和太湖。這算是會國

藩編練湘軍，親臨指揮，屢敗之餘唯一所獲的一次小勝。

十二日至十四日，湘軍攻孔壘、鳥魚嶼、羅大綱、賴桂英渡江向東南退湖口，九江之北全無「賊」蹤，會國藩耀武揚威，乘坐統帥座船，直駛九江城外，他要揮兵下九江了。

十四日起，湘軍水師肅清九江江面的太平軍，十八日敗太平軍舟師於江口，將九江、湖口間太平軍的營房一掃而光，同日塔齊布自十五日攻克的小池口渡江，大軍直薄九江南門外，連營百里，旌旗蔽空，湘軍水陸兩師全部到齊，會國藩還怕兵力不夠，調湖北臬司胡林翼率勇二千助攻，又奏調鄂軍副將王國才，都司畢金科，和安徽道員何桂珍，一概歸他節制。湘、鄂、皖三省的部隊，都投在九江外圍陣線。

於是，翼王電帥太平天國的五千歲石達開親自出馬。

他將安徽防務交給部將陳宗勝、周勝坤，翼王親臨湖口，不遑休息，立遣湖口守軍檢點何朝元，黃文金向南進攻吳城鎮，駐守的贛軍總兵趙如勝不知兵從何來，措手不及，被太平軍奪去並焚燬戰船一百餘艘，大砲七百餘尊，趙如勝敗走南昌。會國藩萬萬料不到石達開會有這一着，一舉解除九江南面的威脅，並且使屢屢敗陣的太平軍，精神一振，士氣恢復。

先聲奪人的石達開，從容佈署，他用羅大綱守梅花洲，林啟榮守九江城，自己極為巧妙的以東岸縣城為大營，督飭水陸兩師嚴密佈防，湖口內，紮了大小木牌各一座，東岸築土城，西岸築木城，營外廣佈木柵、竹籤，厚達十餘丈，然後

再沿城掘壕數重，埋沒地雷，上用巨木縱橫為架，却是遍設鐵疾黎，所有防務工事，太平軍傾城而出，一日之內便告完成。翌晨會國藩又坐官船前來窺探，直驚得他目瞪口呆，舌橋不下，石達開似有神助，他竟能在一日間將這座陷於重圍的九江城，變成了金城湯池，銅牆鐵壁一般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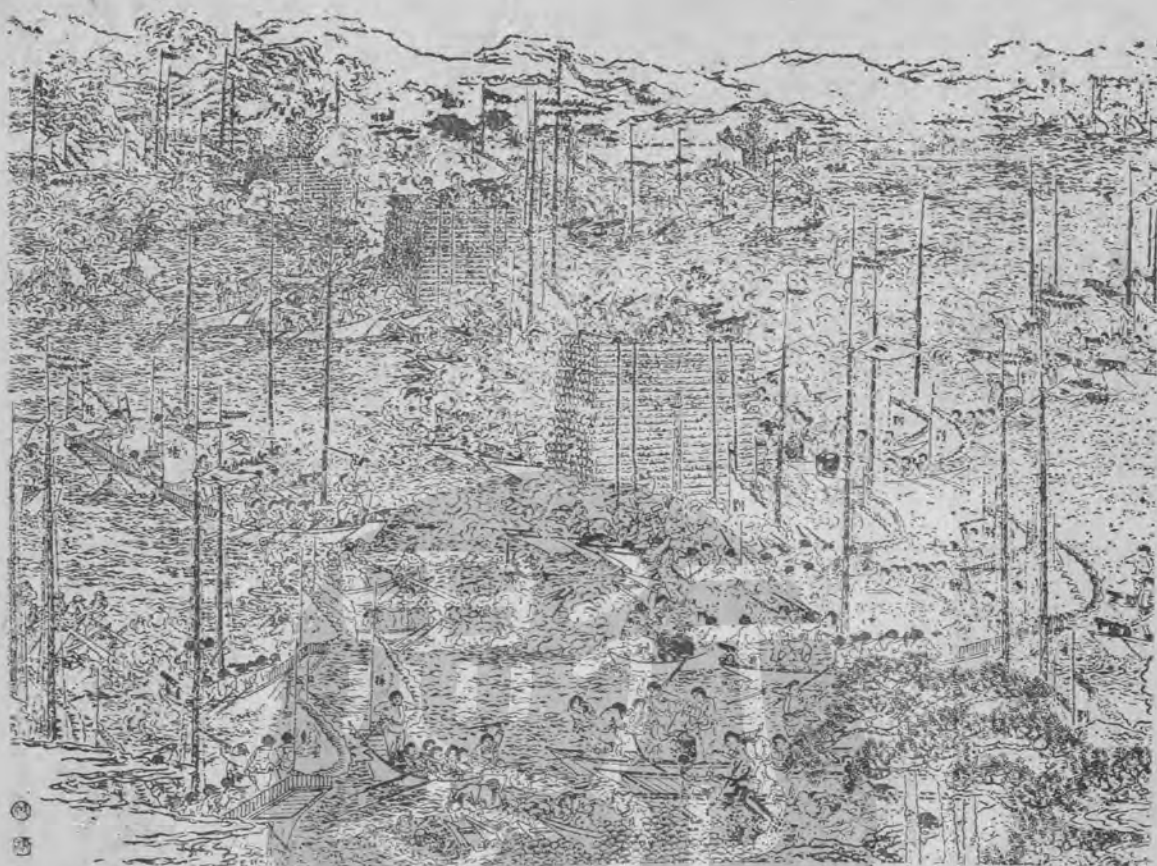
二十七日，會國藩使李孟羣出戰，舟師駛至湖口城邊，立被太平軍船擊退，從這夜起，石達開再施心理作戰，他命陸師分為兩班，澈夜燃放火發火箭，大聲鼓噪，把乘勝而來，銳不可當的湘軍，銳氣盡墜，每天夜晚都不能安枕入眠。

大軍雲集，雖然將士驚怯，會國藩硬起頭皮，也得鼓勇進攻，十二月初六，他令胡林翼、羅澤南的陸師分三路進攻梅花洲，被羅大綱殺得大敗虧輸而逃。次日，又被羅大綱乘勝利餘威，出壘殺了一陣。初十，湘軍再度猛犯，羅大綱越戰越勇，湘軍再敗。

湘軍盡墨平生大慙

十二日胡林翼、羅澤南、彭玉璽、李孟羣合兵一處，併力猛攻梅花洲，會國藩心生一計，命水師一百二十餘號，精兵兩千餘人，盡除鄱陽湖口障礙，衝入湖內。翼王親狀哈哈大笑，因為湖口障礙的如此容易清除，正是他的誘兵妙策，當時只聽一陣鑼響，湖口兩側太平軍工兵齊出，飛速設卡築壘，斷了這大隊水師的歸路，使實力雄厚，所向披靡的湘軍水師，在湖裏湖外，被斬為兩段。

妙在他困住了湘軍水師之半，也不去攻打他們，當夜，石達開知會梅花洲的羅大綱，盡起解



石達開九江大敗湘軍

名畫家吳嘉猷繪，圖中三座木薛，是石達開所用的秘密武器，又名疊船。結木為筏，層層疊疊，中間貯糧秣彈藥，並且挖眼架砲，向外轟擊，薛頂設兵，尤有瞭望台，兩側有巨槳數十，划行如飛，矗立江面，像水上城堡，又如鐵甲兵艦。

猛小舟，突擊湖口彭玉璽、李孟羣的水師，黑暗中彭、李不知來船多少，心摧膽戰，被太平軍斬了都司史久立，焚掉大船九號，小船三十餘艘，李孟羣、彭玉璽開船便走，一路痛遭太平軍小船襲擊，這兩員水師大將，差一點兒送了性命。

李孟羣、彭玉璽率領殘餘船隻，逃到上游，另一半水師還困在鄱陽湖裏，左衝右突，逃不出來，曾國藩急得徹夜不眠，遑遑徬徨，他辛苦經營多年，視為百戰百勝無上法寶的水師，被石達開略施小計，一次奇襲，損失了一半有餘。

十二月廿五日，石達開揮師反攻破敵，半夜三更，無星無月，他使林啟榮自九江，羅大綱由小池口，兩路進攻，也是只用了一百多艘小船，突擊湘軍水師，銜枚疾進，金鼓一鳴，待駛近湘軍水寨，火彈噴筒齊發，滿江密佈火網，曾國藩麾下的戰船，紛紛起火燃燒，一隊舢板，直撲曾國藩的「一座駕船」——旗艦，黑夜之中，遠近不辨，吓得曾國藩不冠不整，被護衛救下小舟，倉皇逃到陸上，投奔羅澤南的大營。他「旗艦」上的管駕官，監印典吏、兩名把總，無數衛士全部被殺，水師全潰，將士四散奔逃，湘軍的文卷冊牘，糧臺銀兩，盡入太平軍之手，是役湘軍水師一百多號戰船燒得精光。曾國藩在羅澤南的營裏，目覩水師覆滅，船沉勇潰，他實在是活不下去了，憤不欲生，又一次赴水求死，幸為羅澤南、劉蓉竭力拉住。曾國藩的這一次慘敗，使方告聲譽鵲起的湘軍，水師盡墨，陸營戰志全墜，他正心力交瘁，走投無路，——壞消息又到，原來石達開在二十五日夜大破湘軍之前，先使燕王秦日綱，趁曾國藩盡起湘鄂皖三省之兵，後路空虛

，率陳玉成、韋俊等軍，由宿松、太湖一帶，反攻入鄂，克黃梅、推展到廣濟，擊潰湖廣總督楊雲的萬餘大軍，再復蘄州、黃州，包圍武漢，咸豐五年正月初七，時當會國藩九江大敗十二天後，小將陳玉成，便以雷震萬鈞之勢，收復漢陽，在此之前三天，翼王大發神威，留林啓榮守九江，膠着湘軍，他自己親自領軍擊破王國才、塔齊布、周鳳山各營，所到之處，如摧枯拉朽，湘軍陸隊，又落入他的掌握之中，任其殲滅。

勇哉翼王，自十一月十九日出安慶，坐鎮九江，將太平軍戰局轉危為安，三度反攻，消滅號稱無敵的湘軍水師，將湘、鄂、皖三省聯軍，一一擊潰。二月十七日使秦日綱攻克武昌，會國藩苦戰半年打下的城鎮，得而復失，湘軍精銳，潰不成軍。會國藩自殺不死，黯然逃到南昌，受盡天下的冷諷熱嘲，奚落訕笑，他自己也說：「乙卯（咸豐五年）九江敗後，報顏走入江西，……丙辰（六年），被困南昌，官紳人人目笑存之。」

他又說，這一次慘敗，是他的平生四大慙之一，所謂六年丙辰表困南昌之役，他也是敗給翼王電帥石達開，情形要比此次更慘。會國藩誠然中興名臣，但是在用兵破敵，視之勇武絕倫，胸中有十萬甲兵的石達開，差得遠了。會國藩本不知兵，偏要自不量力，一再的撓翼王虎鋒，他之三次大敗，將新建湘軍武力，葬送無餘，是他一生最痛苦的經驗，也是他平生所受最大的教訓，其實，則為咎由自取！

（註）詳見國父全集第六集二一九頁（中央文物供應社出版）

預告：下期刊載石達開雷震萬鈞下江西

文人怪癖

馬五先生

世間文人每多怪癖，形形色色，常出意想以外，茲就見聞所及，略述數事焉。

川籍詩人謝无量，初與浙人馬一浮馳譽大江南北，然謝以脫略不修邊幅，酷嗜賭博，致中年以後詩名漸減退矣。謝與同籍會通一（道）極友善，兩人常客居上海一品香旅社，得錢即赴賭場，十常九敗。有時偶爾獲勝，深宵懷巨額戰利品歸來，凡帳頂，桌椅間，抽水馬桶水箱蓋上，皆置有滿目繽紛之鈔票，除將積欠旅社房飯金清結外，隔夕又成妙手空空兒，出門時，車資亦須向帳房乞取矣。謝尤喜與異性聚博，曾在上海輪賭場內，身無半文，猶流連不忍去，見鄰座一婦人之前，積籌碼不少，即順手攝取投賭盤中，迭失迭取，婦駭怪，詢姓名，知係詩人謝无量，嫣然不以為迂。抗戰前，川省軍人范紹增游滬濱，慕謝名，初次訪識之，謝於翌日即發柬招友輩宴范氏於「都益處」，場面甚盛，事畢，一錢莫名，囑茶房將賬單置范氏前，請付款，范欣然如數付訖，謝兀

坐若無事然。

前南京新民報總編輯謝崇周，每於夏夜工作時，必盡去其衣褲與鞋襪，赤身露體，僅餘小袴蔽其下部，兩腿翹置枕上，謂非如此即無心從事編務也。女同事甚覺尷尬，慙之於社長陳銘德，陳婉囑謝，稍顧女記者體面，嗣後謝每夕乃將小袴亦脫去，一絲不掛，昂然端坐執筆處理新聞稿，女記者皆掩面，陳妻兼總經理鄧季惺來，見之駭然，謝殊不以為意。久之，男女諸報人亦見怪不怪矣。

湘人劉君，對日抗戰時任中央宣傳部秘書之職，夜分常在家撰擬文稿，每逢文思滯塞之際，輒毆打其妻，一打而靈感即油然而發，妻不堪痛楚，一日，投訴於部長葉楚傖，謂遍體鱗傷可證，當面解衣乞驗，葉大窘曰：「不要脫，不要脫，我明白了！」旋命同事詢劉君有無此情？劉坦然自承不虛，謂習成癖性，不打老婆，則終夜不能撰成一文，良非得已，事後亦向妻慰謝，以示苦衷云云。（摘自詹詹錄）